

## 毓元兄 80 大寿琐忆

胡亚东

瞬忽，毓元同学已入耄耋之境。在祝贺毓元兄 80 大寿时，一幕幕的回忆浮想联翩，令人神往。我和毓元兄近 60 年来有同窗、同寝室、同参加学生运动、同留学苏联、又同在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中工作的多种情谊。然而绝大多数时间又是天南地北彼此分离。如今大家都在经历了种种可以追忆的怀念中走近耄耋之年，令人欣慰。

1955 年秋天我第一次去上海，已阔别 6 年的毓元兄与我一起在淮海路的一家西餐馆吃饭，那时上海的西餐制作精致，常常令我回忆美好。我虽已在苏联吃了 4 年俄式西菜，但是这法式的确不同凡响。因为毓元兄也将赴俄留学，我向他介绍了一些苏联的科研情况。1956 年他去了莫斯科和著名的有机化学家施米亚金一起工作。后来知道他的工作顺利，这是由于他的科学研究功底深厚。在清华读书时他不但名列前茅，而且精于实验，颇得高崇熙先生和张青莲先生的赏识，而留校任助教，那时被留校的都是一流的尖子。张青莲先生最近还和我忆起当时毓元兄的兴趣是有机化学，张先生只好割爱了，如今谈起还有惋惜之感。以后毓元又在赵承嘏先生的实验室学得了许多有机合成的“绝活”，这些功底在施米亚金的研究室中如鱼得水，所有的难题都不在话下，极得施氏的赞赏。

回忆把我拉到 1946 年的初冬，当时北平的学生运动在反对美军暴行的序幕下开始了。这是第一次游行，我和毓元兄都从清华大学步行到东单的军调部。年轻人的激情，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，几十公里的步行群情激昂。快 60 年了，我还保存 1 张毓元兄在游行队伍中我给他拍的 1 张照片，我们曾多次谈起这张照片，令人难忘。记得当时毓元兄非常关心时事，几乎天天傍晚去清华图书馆地下室的报刊阅览室看报，文汇报、世界日报、大公报，他对当时的解放战场的形势了如指掌，给我极深的印象。毓元兄学习非常刻苦是班上数一数二的，我们住同屋，他总是在整理笔记，看参考书，我则玩的时间多。然而他又不是那种死读书的类型，他读书显得很轻松，不费力，无论是读书或读笔记都似古代文人手持书卷漫步朗读。他思维敏捷，条理清晰，记忆力又极强，



(前排右一为青年时代的谢毓元)

有点过日不忘的样子，这是我的印象，令我佩服。我还记得我和他都选了一门物理系的课，叫“实验技术”，是训练实验动手能力的一门课，课就在实验室里上，讲课不多，全是做实验，如吹玻璃、金属加工、水银精制，甚至威尔逊雾箱等等，毓元兄的实验能力极强，做的非常漂亮。后来，他常和我讲起赵承嘏先生的高明实验能力和技巧，也许这都应该归于我们的老师高崇熙先生的启蒙。的确，化学家的动手能力是研究工作的关键。

从“大跃进”到“文革十年”前后的20年，我们见面极少，文革中我被关押1年，曾接受多次外调，要我老实交待同学、同事的“反革命历史”，我都巧妙地骗了这些造反派，提供的材料都是编的，绕来绕去，不让他们找到可乘之机。对毓元兄的外调我更是用“书呆子”“只管读书”“极聪明”等等搪塞，我认为这些外调者都被我调戏了！今日回忆起来，我并没有说错，不过表达方式不同而已，也颇有趣！文革以后确实迎来了科学的春天。近20年大家都忙于各自的工作，心情不同于前20年，见面的机会又是很少了。但是学术活动的加强，毓元兄在中国化学会，“化学通报”编委会等等的活动中仍然非常积极认真。由于毓元兄从事的药物化学领域常常属于医学范围，他在那边的活动我就知道了。

时光易逝，但是老同学的音容笑貌确常留在记忆之中。近年，大家都已年过古稀进入耄耋，去年还和毓元兄同庆张青莲老师的95大寿，今年又迎来毓元兄的80寿辰，自然无比高兴激动了，“白头宫女在，闲话说玄宗”，说儒林之外史，贺毓元之八秩，共勉之。